“博”彩纷呈传精神

春节前后，皖西博物馆里，文博活动不断，游客络绎不绝，纷纷打卡，既增长文博学识，了解家乡历史风俗风情，又增进亲情友情，享受天伦之乐、闲暇之趣。共接待各地观众8000余人次。

据悉，2025春节期间，市文保中心（皖西博物馆）陆续推出“红红火火庆新年　桶桶福气带回家”“迎新纳福好运来”福字贴画制作、糖画制作、“包”你好运——红包拓印、非遗贺新春戏曲展演等精彩活动12场，另有“喜迎新春　窗花传情”、本命年专属礼物、写个“福”字庆新年、“我跟金蛇合个影”打卡留言、线上“博物馆里庆春节”话题等精彩活动，每天都可参与，共2000余位观众参与活动。

近年来，市文保中心（皖西博物馆）多措并举，组织开展系列社教活动，精彩纷呈，好评连连。2024年全年开展社教活动线上18场、线下132场。持续擦亮“我们的节日”活动品牌，在重要节点，开展“博物馆里过大年”春节系列活动、“佳期何许　情聚文博”（七夕乞巧节）、“中秋盲盒——解锁文化场馆的传承密码”等主题社教活动，深化传统文化教育。广泛开展爱国主义教育，举办“红色经典故事诵读大赛”“迎国庆　颂祖国”少儿红色诵读展演等爱国主义教育主题活动，赓续红色血脉，传承红色基因。推进馆校共建，联合安徽艺术学校、守真文化公司、三江学院等机构、院校开展“博物馆里的思政课”“博物馆里的中国字”“三下乡暑期实践”等活动；依托双墩汉墓、皋陶墓等文物保护单位，开展“探秘汉代王陵”“六安历史文化研学游”等研学实践活动。成功举办“仲夏之夜　与您乐会”博物馆之夜、“博物集市”“共享文化遗产故事　弘扬优秀传统文化——跟着文化遗产游六安”文艺演出等大型活动，拓展博物馆新业态。

本报记者　徐缓　文/图

图为上海回乡参观者高兴地打卡皖西博物馆

文明集市年味浓

“巳巳”如意闹新春，文明集市年味浓。春节期间，金安区城乡各地举办年俗年货节，喜气洋洋，欢乐无限。

吕　跃　摄

图为六安奥特莱期星河广场上，东桥镇天润产业园出品的红心火龙果等水果、甲鱼龙虾等水产，吸引市民、游客品尝鲜果，激起购置年货的兴趣。

图为毛坦厂镇民俗文化节期间，明清老街里丰富的土特产备受游客青睐。

姚李镇：民俗踩街喜乐多

正月初二是晴天，“撑”着旱船去拜年。河蚌嬉戏老渔夫，民俗拜年乐翻天。1月30日（农历正月初二）一大早，叶集区姚李镇政府大院锣鼓喧天，鞭炮齐鸣，许多观众喜笑颜开地聚集在一起看热闹。敲锣鼓、放鞭炮、玩旱船、河蚌舞……游人如织，营造了“民俗拜年闹新春，欢天喜地过大年”的群众文化活动氛围，拉满了实实在在的获得感与幸福感。

为弘扬传统民俗文化，增添蛇年新春佳节的喜庆祥和氛围，大年初二上午，由姚李镇新时代文明实践所、姚李老年学校、姚李综合文化站、姚李庐剧团组织的一支民俗踩街队伍敲锣打鼓，浩浩荡荡地来到姚李镇政府大院和府前街、光华大街、莲花南路等处，边走边耍，街道居民纷纷走出家门，“零距离”感受民俗传统文化的独特魅力，感受浓浓的年味和丝丝乡音。

据了解，这次民俗拜年活动，从正月初一开始，由集镇到乡村巡回表演，一直持续到正月十五元宵节。

这支民俗踩街队伍成为姚李镇区一道靓丽的风景。旱船两边欢快摇摆的挑花担，随着缓缓而行的旱船，忽左忽右，生灵活现。河蚌舞表演“河蚌戏渔夫”，五彩的河蚌与渔夫相互配合默契，幽默滑稽，神态逼真，逗得观众笑声连连，前俯后仰，掌声不断。河蚌仙子在蚌壳里做着翻、跌、踢、滚、舞等各种动作，精彩的表演将人气与烟火味持续拉满，互送祝福。

民俗踩街过蛇年润民心，古韵文化与人间烟火相融合，不仅拉近了党群距离，还增强了居民的幸福感、获得感和安全感，让民间非遗文化得到了传承。

程度厚　文/图

百花园

本栏责任编辑：徐缓

吟颂传承古文化 有声有色贺新岁

“春节假期，能参加这样一场诗歌朗诵活动，特别有意义。今天我把2个孩子都带来了，希望他们在诵读中领略传统文化魅力。”金安区三里桥社区居民徐女士高兴地为“心有明月——读李白”新春读书活动点赞。

1月29日大年初一下午，金安区三里桥街道三里桥社区新时代文明实践站里，我市诗歌爱好者、社区居民及中小学生代表欢聚一堂，开展了一场“心有明月——读李白”读书活动，新春佳节共同品味李白诗篇的魅力。

市演讲与朗诵学会会员李俊豪首先给现场朋友们带来别出心裁的节目——大屏幕上播放着电影《长安三万里》，他感情充沛地为李白这一角色现场配音，领着现场观众“穿越”到大唐盛世，阐释电影中李白的所思所想，沉浸式地感受李白诗句的魅力，赢得阵阵掌声。

《清平调》《梦游天姥吟留别》《早发白帝城》《将进酒》《秋风词》……朗诵者们带来一首首李白的经典名作，让现场所有观众沉醉其间，体味历史传统文化的精髓。

“我也想给大家朗诵一首诗。”活动进行中，6岁小朋友周妍汐突然站了起来，自告奋勇上台为大家朗诵了一首《古朗月行》。“小时不识月，呼作白玉盘……”稚嫩的童音与真挚的情感表露赢得现场观众的一片喝彩声。

活动还开展了激越的击鼓传花诵诗词、“春”字飞花令等小游戏，现场喜庆欢乐的气氛浓郁，阵阵高潮迭起。

“在中国春节这个首届世界非遗节日，也是中国人最看重的传统节日里，我们希望能把中华民族优秀文化带到基层、带到群众身边，让大家共享民族文化之美，过一个有意义的文化中国年。”六安市演讲与朗诵学会会长李玲欣慰地说。

本报记者　徐缓　文/图

想起儿时过大年

宋祖林

在金寨我老家那乡下，把山芋叫着红芋，大概是因为各家种的山芋都是红皮的，且它的藤子也是紫红色的。

初夏小麦收割后下了几场雨，菜地里种的红芋母——头年留下的种芋，便爆发式地生长，芋藤儿像被水浸出地面的蚯蚓似的四处乱爬，能把一墒菜地弄得披头散发的。青嫩的藤子长到两三尺、变成紫红色，叶子也由嫩绿变成墨绿的时候，母亲便向我发出指令：拿剪刀去把那些长芋藤子剪回来，插得红芋啦！

我习惯性地服从母亲对做农活的严格要求，戴上斗笠，拿上剪刀，在雨地里踏着软软的泥巴，将那些已长到两、三尺长的芋藤剪下，整齐地堆在芋母地边，然后一抱又一抱地将它们抱回堂屋。

家里挖地、播种、施肥、锄地和收割之类的农活，我们兄妹念小学时就由母亲教会了。插红芋也是我最熟练的活儿。

红芋藤抱回家后，不用母亲发第二道指令，我会接着用剪刀把长藤剪成两寸多长的小短节，每小节只带两三匹叶子。我家的黄狗和狸花猫也凑热闹般地坐在我旁边用石灰和黄泥捶成的地面上，好奇地看着我剪芋藤。剪好的藤子都码在菜篮子里，拎到山坡自家的沙土地或黄泥巴地便可插芋苗了。

芋苗不能插颠倒了，有上下之分：要把朝根部的那一头插在土里。习惯上我们会用右手的三个手指头从菜篮里捏出一根芋苗，另一只手在沙土中抠出一个小窝，将半截芋苗埋进沙土里，再将芋苗四周潮湿的泥土拢到苗的根部，最后用两只手连同苗和土一起捏紧、按实。每根苗间距和行距不用十分精确，大致互相保持在一尺左右的距离就行了。做惯农活的孩子也不知道累，插完一大块地，把手指磨起皮磨出血来，也不觉得算什么事。

天晴了，芋地处在太阳的暴晒之下时，就要从一、两百米外田边的水井挑水浇苗，每天下午浇一次。几天后，芋苗便扎下白嫩的须根，那些须根以后会长成红芋。此时原先的老叶子已半死不活了，叶杆与藤的夹角处便冒出新芽子，长出新的藤子来。

接着，该浇粪了。自家猪圈里的粪池、厕所里的人粪尿、阳沟里沤的菜皮杂草，都给兑上水，搅匀，用粪桶一担担地挑到芋地。先在每棵苗的上方用薅锄挖一个小坑，然后用长把子的粪舀将粪水一舀一舀地浇到小坑里，尽量不让它流出来。我们把农家肥看作宝贝似的，它是丰收和能吃饱肚子的保证啊。长辈们常对我们说：“没有粪便臭，哪有饭菜香？”所以，我们并不觉得它们臭、它们脏。我们放学时看到路边有牛粪、猪粪，到家放下书包就会挎上畚箕、拿上铲子把它们铲进畚箕拎回来，倒进粪缸或猪圈的粪凼里。

红芋藤子长到两尺来长时，就要给它们“翻身”了。因为芋藤都是顺地爬的，它们边爬会边长出细细的白色须根扎进土里，结出很多小小的红芋来，如果都留下来，就会缺营养，个个长得黄皮寡瘦的，而主根上嫡生的红芋因营养的分散，也长不出胖胖的红芋。所以，就得给藤子“翻身”，也就是拎起藤子，倒扣在地上，让那些庶生的须根悬空朝天，离地而萎缩，不让它们另外长出没有意义的小红芋，确保主根上嫡生的红芋长大。在红芋生长的季节里，总要给藤子翻好几次身呢。

红芋地里会长出很多的野草野花，什么雷公头、灰灰苋、蚂蚁菜、尖叶蒿子、灯笼果、鸡冠花……多的是，它们都会争先恐后地抢夺地里有限的养分。那鸡冠花，占着红芋的家园，掠夺着肥料，把自己长得鹤立鸡群、花枝招展，不以为耻，却天天趾高气扬的。最可恨的是雷公头草，永远拔不尽。它们的根部有许多带绒根的小球球会顽强地扒在土里而难以拔出，被拔出的根球球也晒不死，落地见水就复活，并能快速地扎根、繁殖，所以，拔起来后，我们就将它们扔到地边的荆棘藤上，或者运回家倒进阳沟里腐烂做肥料。每过几个星期，就得将红芋地里那些形形色色的野草野花给拔掉。

墨绿的红芋叶子被冬天的寒霜打得萎靡不振时，便是起红芋的时候了。先割下芋藤，剁成短短的小节，储存到大缸里，做过冬的猪饲料。起红芋用挖锄。一锄头下去，能翘起五、六个大红芋。起完一块地，便用竹箩筐一担又一担地挑回家。或一束束地挂在锅屋的山墙上，或封在屋后竹林下的芋窖里，成为我们乡下人的主食之一。

我老家山坡沙土地里长的红芋特别好吃，蒸熟烤熟后，就像炒熟了的板栗米，沙甜沙甜的。煮米饭时饭头上蒸几个，熬玉米粥时撂上几块，晚上烤火时饿了就在火笼的青灰里埋几个，到过年时将蒸熟去皮的红芋和麦面揉到一块搓成小球球，在油锅里炸成焦黄的红芋圆子……那都是我们乡下的美食呢。

如今，我已是朝70岁上数的老人了，回想起50多年前老家农村的生产和生活，依然觉得那么清晰，那么近在眼前……

大别山纵横五百里，魏巍延绵。十九世纪七十年代的一个冬天，一场大雪飘落下来，大地披上银装，苍茫而荒凉。山里的冬天格外得冷，人们面朝黄土背朝天，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入冬就窝在家里，很少出门。为了省灯油，晚上早早地吹灯上床，熬过一个个寒夜。人们守着生产队分到户的粮食过冬，精打细算，省吃俭用，一个饭粒也不能丢。快过年了，赊上两块猪肉，生产队分给两条鱼，用黄豆换些豆腐，再炸点红薯圆子，打几升米的糍粑，年货大致就齐了。人们见面打招呼总是问“年办得咋样了？”“到时候就齐了！”回答得谦逊而巧妙。这样的日子又熬了一年，何时是个头啊！

在等待中，迎来了年。人们开始忙碌起来。

“起来噢！”母亲喊了几遍我还赖床上不想起来，冬天的早上真好睡，外面刺骨的寒风和屋里温暖的被窝，我会选择后者，何况正值瞌睡的年龄。母亲的叫唤声让我心里想着起床，可身体却象泥巴粘在上面。陪伴我的床是木架子做的，上面放几块木板，垫上稻草，铺一条被单，簿簿的被子有时让人难眠，但还是阻挡不了困乏的我进入梦乡，一旦睡着了就睡得酣畅。

昨夜我做了梦：梦见小七子的兜里鼓鼓地装着炮竹，梦见小山子笑迷迷地舔着芝麻糖，还梦见荷花穿着好看的新衣服冲着我笑，而我却没有。梦没做完，迷糊中我感觉母亲又在吆喝了，于是我惊觉地坐起来。果然母亲又在喊了，语气中夹杂着生气。猛然我想起来了：今天是过年啊！昨晚临睡时母亲还反复交待要早些起床。我是应该起来了！因为这是我心心念念的年来了！有肉吃有灯笼玩的年来了！

母亲习惯了睡得晚起得早，不用问，天还没有亮她就起来了。为了养家糊口，她似乎一刻也没歇着，不停地在忙碌着。即使再忙，日子还是紧巴巴的，还是缺油断盐，还是年年欠账。过年好像成为固定格式，每年复盘着似曾相识的仪式。扫地，贴门对，摆桌登，端碗拿筷，是我们小孩子该做的事。

在大人眼里，过年祭祖是最重要的，包括准备祭祖的菜。灶塘里的柴禾燃烧着，火苗舔着锅底，偶尔窜出来，屋里弥漫着呛人的烟气。锅里炆着为数不多的腊肉和咸鱼，香气从锅盖缝里冒出，很诱人，想吃但得忍着，口水往肚里咽。按祖上规矩，祭祖前，祭菜是不能动吃的。红薯圆子、炸豆腐泡子在前一天就做好了，放在一个竹篮里，用绳子高高地吊在屋梁上，防猫和老鼠偷吃，可能也防我们小孩馋嘴吧。

而我的愿望是祭祖早点结束，鸡鱼肉蛋端上桌，来个大块朵颐，吃个满嘴流油。平时缺衣少食，只有过年，大人才不会抠吃。因为在人们传统意识里，如果过年吃不饱，那就意味着一年都吃不饱。所以小孩就盼望着过年，为了那丰盛的饱饭。

我们同一个村子过年的时辰不一样，何家是早上，彭家是晚上，我们宋家是中午。祭祖是过年的重要环节，祭祖仪式是千年传承下来的。庄里几十户人家把祭菜端到共用的老堂屋，摆在供桌上。敬烧酒，烧香纸，放鞭炮，磕响头，这些流程必不可少，祈求列祖列宗保佑家族平安昌盛、人丁兴旺。

祭祖结束，各家各户吃年饭，大人边吃边喝，小孩开心地狼吞虎咽。酒是用窑壶温热的小吊酒，几杯下肚，大人的脸红润起来，高声谈论着以前和以后。我吃饱了就去找小伙伴玩。

除夕夜大人在土坯房里围着火塘烤火，粗壮的树兜子结实而耐烧，烤熟的红薯散发出香味，熊熊的火焰驱散着寒冷。母亲端出平时舍不得吃的、自种自炒的南瓜籽，和串门的邻居们嗑着闲聊着，一起守岁，期待着新年的到来。除夕夜母亲还会在猪圈和鸡笼点上蜡烛。我们提着自制的灯笼在庄子里窜来窜去，把鞭炮用火柴点着甩到空中炸响，或者埋在土里炸开，在无忧无虑的笑声中度过除夕夜。

正月间拜年一直会延续到正月十五。没有交通工具，连自行车都没有，出门拜年全靠步行。我家距离最远的亲戚在花石大湾，去拜年要走上一整天，天亮出发，顺着山路一直走到天黑。我们每次去拜年都要住两晚。因为走山路太疲劳，歇息两天才有力气往家走。每次拜年走亲戚我们小孩都抢着去，因为一来不用在家干家务，二来在亲戚家当客待，有好吃的。

过了正月十五，年味渐渐淡了。庄稼人又干起了老本行，守着一亩三分地，使牛打耙，翻田耕地，浇菜施肥，重复着昨天的故事。而孩子们背起麻布袋做的书包，唱着“我爱北京天安门”，在万物复苏的春天里开心地奔跑。

文化中国行

唯愿年味长存

李开琥

年味，是长辈们坚守的风俗，是除夕之夜守岁时妈妈煮香的米酒；年味是年夜饭桌上不可或缺的美味佳肴，以及它们在春节期间的吉祥别名；年味，是岁月的沉淀，是文化的传承，更是情感的凝聚。

过了腊八就是年。人们遵循着“有钱不买腊月货”的古训，早在冬月就开始储藏年货，为的是那份冬藏的厚重与期待。小年过后，集市上便热闹起来，香蜡纸炮、春联年画，琳琅满目。选购春联和新春饰品，是一缕温馨的年味。城隍庙前，墨香与朱砂香浮在冬阳里，老先生的狼毫饱蘸春光，在桃符上点染出“天增岁月人增寿”的良美祝愿，是一抹优雅的年味。而在乡下过大年，放鞭炮，更是一笔浓墨重彩的年味。

除夕前一天，家家户户开始忙碌。酥肉酥鱼炸圆子，油条麻叶酥馓子。厨房铁锅翻涌着金浪，油星子跳上窗棂，与檐下冰棱撞个满怀。母亲系着靛蓝围裙，在氤氲白雾中转动笊篱，麻花在油锅里舒展成蝴蝶。我们被“水火平安”的红符拦在门外，却总能在书页中，或墙根下找到属于自己的糖果一样的甜美快乐。等到第一锅酥肉出炉，大人会首先盛满大碗送到堂屋给孩子们品尝解馋，鲜香的年味从孩子们的嘴角飘上脸庞，又陶染了我们的眉梢。

除夕之日，爸妈简化早餐，中餐大都是青菜豆腐，为的是让孩子们对晚餐充满期待。除夕当天，堂屋供桌上早早地摆上一盆煮熟的猪头。此时此刻，它叫元宝，泛着琥珀色油光，檀香与卤香在梁柱间缠绵，老祖父的纯铜水烟袋在烛火里同样闪动琥珀色微光。尽管元宝香气四溢，但孩子们只能看不能动，因为它是财富的图腾。

年夜饭的八仙桌像朵盛开的牡丹，鱼鳞泛着吉祥的银光，鸡爪蜷成金元宝模样。母亲总要把最后一把葱花撒进汤锅，说这是“四季常青”。一天食欲的酝酿，开席的鞭炮响过，穿戴一新的一家人，开始了大快朵颐，享受着团圆饭的团年幸福。

年夜饭上的鱼，叫年年有余，猪耳朵叫顺风，猪舌头叫猪赚头，猪大肠叫常吃常有。羊肉锅里的粉丝，这时叫钱串子，备受青睐。鸡爪不叫凤爪，而是叫抓钱手，家里的顶梁柱或者年后出门发展的人肯定要多吃几只，期待他们来年多“抓”一些钱回来。白砂糖拌的荸荠，叫“别忌”，寓意童言无忌。年夜饭的氛围在敬酒祝福、红包飞扬中达到高潮。

饭后，小孩们出去辞岁，大人们则把剩菜剩饭收集到一个大钵子里，等到初三送年之后才能倒掉。这一习俗至今各地尚存。大年初三早晨，我在楼下散步，一个教授见着另一个女老师拎着大包垃圾往外送，忙迎上去笑着说：“你也忍不住了！今早我也扔了。”我知道，其实，他们也是传统的坚守者。只不过，气候变暖，家乡六安很多年冬天没有见到冰锥冰溜子了。同时，现在家家有暖气，不似原来过年时的三九寒天。

守岁时的年味，是妈妈的味道，是妈妈的米酒汤圆的甜香。在除夕夜里十一点多钟，新年钟声快要敲响的时候，瞌睡虫向我们扑来。就在这时，母亲端来米酒汤圆。一句“甜酒好了！”立即让我们睡意飘散。瓷勺轻叩碗沿的脆响，惊醒了打盹的座钟。子时的爆竹声里，糯米酒在喉间化作春溪，窗花上的胖娃娃似乎也跟着笑出了声。守岁孩子们的欢声笑语渐渐低下去，檐角的冰锥滴落第一颗春水。多少年过去，这米酒的香甜，这温润的呼唤，是刻在骨子里最为香甜醇厚的年味。

如今的年味，似乎渐渐淡去。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一拨人，还有这个传承。但如今，除夕当天，孩子们放假，多睡会懒觉，很自然。借着不让爸妈辛苦的理由，长大了的孩子们干脆就把年夜饭交给了酒店。年味慢慢地完全变了。

然而，细品年味，我们不难发现，太平盛世，物产丰富。日子好了，餐餐都是年夜饭。幸福的日子天天都是年。年味，或许不再是物质的丰盛，而是心灵的满足。它存在于家人的团聚中，存在于对传统的尊重与传承中，存在于对未来的美好期盼中。年味，是岁月的馈赠，是文化的瑰宝，是情感的纽带。让我们在忙碌的生活中，不忘细品年味，感受那份独特的温馨与幸福。

腊梅依然在青花瓶里吐蕊，春联的红渗入砖缝深处。愿年味长存，愿幸福常伴。

美好“食”光

责任编辑：宋金婷